

在生命綫上

蘇聯·伯明爾尼林
沈靜波譯



上綫命生在

——

——



在生命綫上

THE LINE OF LIFE

• Pavel Nilin 著

沈 靜 波 譯

聯益出版社印行

我們的同伴死在我們的眼前：

像俄羅斯人慣做的一樣，

把胸口的襯衫撕破。

K · 西蒙諾夫

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六日的晚上，密加·波波夫得到了終究可以出發到前綫去的消息。第二天清早，他就請了三小時的假，離開營房，回鐘聲巷的家裏去，向那和他一起生活了十五年的祖母告別。

秋天，莫斯科的清晨，黑暗，寒冷而潮濕。這是清晨六點鐘的時候。整夜守衛着莫斯科天空的，探照燈的藍色的光芒，還在淡黑色的天空中，疾掃着。

密加沿着阿爾巴脫向前走，眼睛還朝上看着天空中的光芒，它們一會兒合起來，一會兒又交叉着像正在瘋狂地搜索着什麼東西，最後，它們找到了。

密加停下來，靜靜地立在尼基脫斯基林蔭道的轉角上。

在幾條交叉着的藍色的探照燈光裏，現出一顆不容易看清的乳白色小點。馬

上，高射炮的射擊聲，衝破了清晨的靜寂，怒吼起來，使昏暗的天空，灑滿無數爆開的火花。

密加正想在附近人家的門口躲避一下，但是，他想到了更好的事情。躲在門下面，他就看不到天空，而那時的天空正大有可觀呢。

起初，只是一顆乳白色的小點，一會兒擴大成一架轟轟叫着的德國飛機，大概是帶了炸彈的。德國人想把它們丟在莫斯科，但是，高射炮沒有給牠這個機會。現在，牠好像被高射炮擊中了，搖搖欲墜地冒着煙。忽然，從機身拖出一根長長的烟尾巴。又一會兒——爆出了火簇，它在天空中翻了三個筋斗，就在深不可測的黑暗的天空中爆炸，射出一種閃爍的，死白的炫光，像一個火球似地往大地上掉下來。

密加·波波夫着迷似地站立在林蔭道的一個轉角上，猜想那架敵機會落在什麼地方。然後，他躡着方步穿過馬路。因為他從容過度了，差一點被一輛載重的大卡車軋過。

在這早晨的時刻，這些載重卡車好像發了瘋似的疾馳，堆着一捆捆的東西，擠着搭客，疾馳到誰也不知道的地方去。街上充滿了牠們的吵聲，淹沒了在這時特別擁擠地載着乘客的電車所發出來的鏗鏘聲，而往來的路人都忙着他們的事情，看上去特別地有些心事，而且有點煩惱。

並不是爲了敵機的空襲，而是爲了前方來的使人煩惱的消息，莫斯科現在驚惶了，整夜都沒有安息。昨天，無線電廣播着說：我軍的陣地，突然變得很不利，敵人衝破了我們前方的防禦綫，正在瘋狂地向莫斯科猛攻。

密加轉身走到電車站，像其他十多個搭客一樣，抓住了正要開行的電車的把手的欄杆，用肌肉的力量掛在車上。但是，過了一分鐘，他就擠到車子裏面去了。

雖然，車子裏面是這樣可怕的擁擠，但是，這個早晨沒有一點兒爭吵或者喧嘩。他們好像都互相在緘默中同意的了，大家保持和平。這是一種不平常的，難于描繪的，悲哀的靜默。

一個極大的悲哀降臨到人們的身上；時間是到來了，他們不得不趕緊離開莫斯科，否則……否則就得不顧一切代價去阻止敵人的前進。不顧一切代價！

密加走進了自己所住的屋子的前庭。在前庭深處，有一盞藍色的燈在樓梯上面像一隻失眠的眼睛似的閃着光，角落裏還堆着一些沙袋。這些沙是準備撲滅燃燒彈的。這一切都表示着現在是在戰爭中。密加將鑰匙放進鎖裏，把門開了，走進那昏暗的走廊，剛離開了外面的吵鬧，這裏使他覺得一種高興的靜寂。

十年以前，他時常在早晨的時候，跨着一根竹竿，在這空洞的走廊裏奔跑，自以為是一個無所怕懼的騎士，這吵擾了那好睡的鄰居，一個簿記員。他時常在發怒的時候斷言：這樣的小孩將來長大了，一定是一個強盜，一個馬賊，最好也不過是一個趕車的，他並且說大家總會看到他的話變成事實。現在，密加·波波夫正在經過這黑暗的走廊。他既不是一個馬賊，也不是一個趕車的。而那個簿記員，被晚上的空襲弄得疲倦了，大概正像十年以前一樣地酣睡着。他現在是回家來告別的。誰知道呢——或者他是最後一次經過這走廊了。

電燈的開關在門的右邊，他在黑暗中摸到了它，桌子上的小燈亮了。

立刻，他的祖母醒來。她看清楚是誰以後，就從棉被裏把腳伸下牀來，只穿着她的法蘭絨睡衣，像一隻老鼠似的開始匆忙和騷動起來。

『不要忙，祖母！』密加請求着，縐起眉來。『我並不是來同您一起用早飯的。我是來向您告別的。』

『你要離開這裏嗎？』她嘆着氣說：『我親愛的小雛兒——要離開了！……』

……
她抬頭望着他灰色的眼睛。

『你要走得很遠嗎，密坦卡（註：密加之暱稱）？』

『跟別人一樣，打仗去……』

他雖然說過不要吃早飯，她仍是匆忙地跑進廚房，架起鍋子。當她回來的時候，她就蹲在正翻着抽屜的孫兒旁邊。她是一個性急而好問的老太太，她迫切地要問她的孫兒一切情形。

『那末，他們是不是要給你一枝槍呢，密加？』

『當然要給的。您知道我要編在一個手榴彈的部隊裏。』

不久，因為蹲得太累了，她就站起來，開始整理桌子。然後，她又覺得還有許多事情需要曉得：

『密加！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人們說：德國人的首領，是叫做希特勒還是什麼的，他頂反對志願兵？我聽說，他最先就要殺志願兵。他是不惜任何代價，不肯留下一個志願兵來的……』

『您難道以為我會把他留下來嗎？』密加帶怒的反駁。仍舊翻着抽屜裏的衣服，他警告着說：『您最好還是不要管政治？祖母！您知道……』

『我並沒有管政治呀！』她抗辯着，『我不過是在談話中間隨便提起的。倘使突然之間——哎，你決不會知道將要發生什麼！——倘使他捉到了你，上帝保佑吧！人家會告訴他，你是一個志願兵。……』

『我告訴您，祖母！我明白地告訴您，您還是不要管政治吧！』密加再懇求

她。

『我告訴你，我一點也沒有管，』她宣告着說，『但是，話又要說回來了，我也不是在一塊石頭啊！你知道嗎？就是一隻狗，也要關切牠的小狗哩！而我是你的親血肉，你的祖母。』

她流着淚，輕聲地和柔地哭泣起來。

這時，密加站起身來，挺一挺胸膛，臉變成血紅，說道：

『那末，您想我應該怎樣做呢，逃走嗎？或者藏起來嗎？』

『不，上帝阻止你去做這樣的事情，』她驚駭地說：『感謝上帝，我們是俄羅斯人。我們逃出了自己的祖國還有什麼地方可去呢？我祇是說，我們隨便談談——許許多多的人離開了。人們說德國人是坐在鐵的坦克裏，直向我們攻來的：』

……他們那種力量，是從來沒有見過的，各種槍炮武器，無數的士兵。』

密加在房裏踱上踱下的，沒有說什麼。然後和善地向她問道：

『要不要我把您疏散到別處去呢？』

『現在，我該幹什麼——疏散？』她很突然接着說：『我決不願疏散，就算我還年輕，我也不願意。現在，在我這個年紀……』

然後，他們靜靜地用着早餐。自來水在廚房裏滴滴嗒嗒地響着。簿記員已經在走廊裏溜達了，一邊咳嗽，一邊清着喉嚨。

密加突然回憶到他的幼年時候，那時候怎樣常常睡在那隻短短的櫃子上，現在他的大衣就甩在上面。他已經不大記得在他父親死後，他才三歲的時候，怎樣給帶到這裏來。但他仍沒有忘記他是時常睡在那櫃子上的。他大一點的時候，就睡在地板上了。他離開學校去做工的時候，他們才買了那隻牀，從此他就睡在床上，直到現在。

睡在牀上是非常舒服的。床邊還有一盞燈，祇要用一張新聞紙遮起來，就可以整夜地看書。倘使你睡得很甜，到了天明，祖母會突然把你推醒：『密加！我說，密加！該起來啦，你要遲了……』

雖然，她是憐憫着密加的。

他現在已經長大了，而且非常強壯。他可以把祖母抱起來，像抱一個嬰孩似地。但是，祖母還當他是十五年前的一個弱小，脆弱的嬰孩；那時候，她從一個和善的陌生人的手臂中把他接過來，第一次把溫暖而顫動着的他緊抱在她胸前。

人家都說他已經有女朋友了，而且曾經在文化休息公園裏看到他倆在一起。鄰居們甚至時常拿這件事來跟他祖母開玩笑：『妳等着吧，在這些好日子裏，他會把他的孩子們給你帶回來，同時也會把他的妻子一起帶來呢。』她跟他們一起笑，同時純樸地在心裏想着：『那都是胡說，孩子還年輕哩！』

現在，這孩子要去打仗了。

『密加！』她一面把滾水倒到茶杯裏去，一面說：『他們為什麼將你的頭髮剪得這樣短？是你自己要他們剪的，還是他們要你剪的？你本來有那樣可愛的頭髮，你不覺得可惜嗎？』

『有什麼可惜呢？』密加問道。

『實在，也真是。』她略帶一點悲哀地說。忽然又流起眼淚來，大聲地哭泣

，好像她的心碎了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他們聽到一架剛掠過屋頂的飛機的吼聲。那個簿記員在外面敲着門。

『要牢牢地記住，』他說，一面把房門推開了一點兒，『房東警告過我們，無論有什麼事，我們都要到防空洞去躲避一下。大家都要去，不能例外。』

『我可沒有時間，』老太太揩着眼淚說，『我要送我的孫子到前綫去哩！』簿記員把門開大了一點，終於走了進來。他祇穿着拖鞋和汗衫，吊帶在背後搖盪，像一條分裂的尾巴。

『呵，德米脫里。伐西利依維基……』

這是他第一次用德米脫里。伐西利依維基這樣的全名來稱呼密加，簿記員的臉很嚴肅，他伸手給密加，他站了起來。

『原來你要到前綫去嗎？』簿記員因為沒有什麼別的話就這樣問他。

『他是自己志願去的，』祖母這次帶了一點驕傲的口氣說，她用毛巾抹着眼

睛。

簿記員好像第一次見到密加似地，仔細地凝視着他。那是很顯然的，他現在歡喜這個年輕小伙子的一切——他的發光的，灰色的，倔強的眼睛，他的雄偉的肩膀，和那寬闊而豐滿的胸膛。

『噢！』簿記員嘆了一口氣繼續說，『俄羅斯是在遺送着她最優良的孩子們，最最優良的一羣……』

他靜默了一會。突然，用雙臂緊抱住了密加，他已經給情感征服了，他說：

『好，讓我們來話別吧，德米脫里·伐西利依維基，不要對我過去有時候想過的或說過的話抱怨了……』

在他枯乾的年老眼裏，閃耀着淚光，他也不抹去，也不把它隱藏起來，但是，由於一種不可思議的原因，說：

『當我見到你的時候，我覺得慚愧得很，德米脫里·伐西利依維基……我覺得慚愧，因為我是一個老朽貨，我怕敵人的炸彈。我對我自己的一生，都感覺

到羞恥……」

密加感到非常迷惘而且困惱。

簿記員再跟他握了握手，就好像他剛才猝然地進來一樣，又猝然地走了出去，留下無限的憂鬱，壓抑在這小伙子的心頭，第一次擾亂了他內心的恬靜。

廚房裏，祖母在低聲地哭泣着。

密加望了望他的手表，就開始收拾東西——他把三雙襪子，半打手帕和一把從碗櫥裏拿出來的刮鬍子刀，都放進袋裏去。然後，他向房間四週望了一望，看還有沒有別的東西需要帶走。

他把掛在牆上的六弦琴拿下來，放在膝上。然後，突然不加思索地，玩起他好久好久以前聽來的那隻吉波歌。

那些歌詞又古怪，又荒謬，而且，有些還帶着一種悲哀的聲調。

……你去了，我望着你可愛的肩膀

消失在黃昏的朦朧中……

他柔和地一句句唱着，還幻想着是一個女孩子在唱着他自己。而他，密加，要開赴前綫去了。也許是拉加·赫美遼娃在喝吧。他不知道她——拉加·赫美遼娃現在在那裏。

他的祖母從廚房裏出現。她已經痛暢地哭過了，現在就像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一樣，敏捷地準備做事了。

『你準備帶些什麼東西走，密加？』

『我把需要的東西帶走。我不需要別的東西了，我已經拿了我所需要的——一切。』

『你可以帶一點糖果和薄脆餅去。』

『爲什麼我要帶這些東西呢？』他反問道，但並沒有不高興。

『噢，但是你不能連一點糖果都不帶就去的呀，』她固執地說，一面把糖果和薄脆餅包在一塊鮮艷的手帕裏。『在一九一四年，我看着你的父親，也像這樣離開我到前綫去。』她回憶着說：『他那時還沒有結婚，跟你一樣，是一個漂亮